

迈克尔·肯纳

×

极简风光中的
东方禅意



出生在英国工业城市威德尼斯的迈克尔·肯纳对东方世界的探索有着极大的热情，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到访中国拍摄，于2014年出版摄影集《中国》。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神秘唯美的中国风景，感受到难以名状的平静与禅意。然而当他聊起中国时，却认为来访中国的次数还远远不够。

编辑/采访：周默 图：Michael Kenna 翻译：杨攀

迈

克尔·肯纳 (Michael Kenna)

于1953年出生在英国工业城市威德尼斯的一户贫穷的工人家庭。幼时的他是一个孤僻的男孩，相比较与自己的五个兄弟姐妹相处，他更愿意去创造一场属于自己的探险。他四处游荡，去各种没去过的地方：火车站、工厂、橄榄球场、河道、空教堂甚至墓地，尽管那时的他还没有使用过相机，这些“探险”的经历却赋予了他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角。从小接受宗教教育，让他在冥冥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“这种宗教教育中的纪律性、沉默、冥思以及一些难以名状的感觉至今都在影响我。”

因绘画天赋，他前往牛津郡的班伯里艺术学校学习。毕业后又在伦敦印刷学院学习摄影，三年间，他学习了报道、时尚、运动、静态、建筑等多种摄影题材，并知道了如何做一名商业摄影师。“同时我还拍摄风景，这是我的热情与爱好所在。”1970年代后期他来到美国，在知名摄影师鲁斯·伯恩哈德 (Ruth Bernhard) 手下找到了工作，多年后也开始有作品出售、举办展览并出版印刷物。“尽管缓慢，但我终究还是脱离了冲印及商业工作，在艺术领域里寻找到了新的自我。我现在仍爱摄影，我很享受在摄影中度过的每一秒钟。”

在早期的摄影经历中，他渐渐发现自己的东方情结。“东方世界里的那份宁静平和让人很难不受影响，那是一种只可意会的情结。”他对东方的书法、水墨画和禅亦有所涉猎。他喜欢拍摄雾景和雪景，因为简洁的背景能够使前景更为突出。在摄影创作中，他拥有将至繁终归于极简的能力，擅长将抽象的线条、图形运用到黑白对比中去。

Q&A

专访迈克尔·肯纳

为什么会迷上东方风景，这与你的家乡有着怎样的关系？

在我早期的摄影生涯中，我常选择在清晨进行拍摄，那时周遭没有人群熙攘，空气中没有叨叨杂音，曦光柔软地弥散，一切静谧宁和。我喜欢抽象的元素多过于详实的叙述，我觉得我的作品类似于视觉上的俳句，而非情节详尽的小说，这样的情感和工作方式与我的东方情结契合。我还会把在1970年代英格兰拍摄的很多照片和我最近在亚洲拍摄的大量作

品放在一起观看。1987年我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拍摄过一些神殿和寺庙，那时我渴望探访日本各地，这种渴望在之后的15年间被我付诸实践。日本在某些程度上和英格兰有些相像，它们都相对比较小、保守、历史悠久、被海水环绕，每一条小路每一片海岸都蕴藏着故事。从日本开始，我一路造访过中国、印度、韩国、老挝和越南。我在亚洲的探寻仅仅只是皮毛，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。我一直都热切期待再次造访这片大陆。



竹子和树，菁口村，云南，中国，2013

第一次来中国是何时？来过多少次？

我从未细算过来中国的次数，但显然还远不够多。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90年代中，那时我因为一本书的出版事宜到了香港。2006年我受HSBC委托到中国进行拍摄，第一站仍是香港。这次我拍摄了太平山山景、天坛大佛、巨大的集装箱港口还有其他很多地方。在那之后我又去了上海，外滩的景色美丽至极！还去了桂林，那里是第一次来中国的人必须要去的地方，漓江山水神秘婉约，极其适合拍摄。在过去的十年间，我数次回到中国，拍摄的路线由北方冰城哈尔滨延伸至南方海滨城市霞浦。其中黄山的景色堪称美丽非凡，我在那里拍摄了数个星期，Nazraeli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作品。此外，云南元阳巨型版画般的稻田，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大理的洱海，安徽错落的楼阁村庄等等无不令人印象深刻。当然，我去过的地方相对于辽阔的中国领土来说只是九牛一毛。中国是如此美丽，幅员又是如此辽阔，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拍摄、探索。我计划今年冬天再去北京继续拍摄。

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中，你最喜欢的作品有哪些？

我还没有任何挚爱的作品，但是我倒是可以挑一些作品讲一讲。从这张（右页右上）在黄山拍摄的照片中看到，自然生物顽强的生命力简直超乎想象，一棵树竟能够在山顶的岩石峭壁上生存！不是夸大其词，我只是觉得这正是自然万物的一个小小缩影。我甚爱这些孤独又勇敢的树，它们有生存的权利，并为此不屈地抗争。对树木的拍摄十分近似于人像拍摄。

外滩的夜晚美极了（右页左下），而

吸引我在夜间拍摄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最终结果的不可预知性。我经常开着相机快门长达几个小时，记录下肉眼所不能见的信息。不同于数码照片，直到最后冲印完毕才能知道底片上拍了什么，这种无法预知最终结果的状态恰恰可以令人有效发挥创造力。在黄浦江畔长达八小时的曝光呈现出了太多的惊喜。

在云南（前页图），我和成千上万的摄影师一起在元阳，沉浸在晨曦薄雾中的水田田埂上等待日出。之后我们到往附近一个小而人烟稀少的村落，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：被雾气模糊了轮廓的树木前面，有一根竹枝恣意地舒展。从那时起，这幅画面就烙印在我脑海里，它虽不及稻田日出那般脱俗华美，却胜在至简之美。

拍摄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？

在黄山拍摄时，一次因为大风不能坐缆车上山，只能换为徒步登山。除了沉重的摄影器材之外，我还带了行李，没办法独自上山。在山脚下打听后得知可以花钱雇人帮我把东西挑上山去。可作为一名身高188厘米的强壮人士，我见到来帮我挑东西的人时惊呆了：那是个体型娇小的女孩！她带了一根扁担，一头挑着我的设备，一头挑着我的行李，东西太重以至于扁担都被压弯了，可她却能步履轻快地爬山，还常常能腾出两只手来一边打电话一边抽烟。作为一个马拉松运动员，我对那些运送货物的当地人表示由衷的敬意。他们的小腿肌肉很发达，精力异常充沛，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嫉妒他们。

你是否会在拍摄前做计划？

我会试图寻找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共

鸣和火花，不会对想要探求的东西进行明确定义。在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不会做过多准备，一般我只会四处游走，去探索、去发现、去拍摄。寻找拍摄对象的过程就像会见一个陌生人，谁能在那之前就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，你们是否会变得亲密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又能维持多久呢？当然，好奇心和耐心是这一环节中必不可少的。从我的经历来看，很多我本认为是无趣的地方经常能捕捉到有趣的画面，要知道惊喜随时会降临，所以无需过度去掌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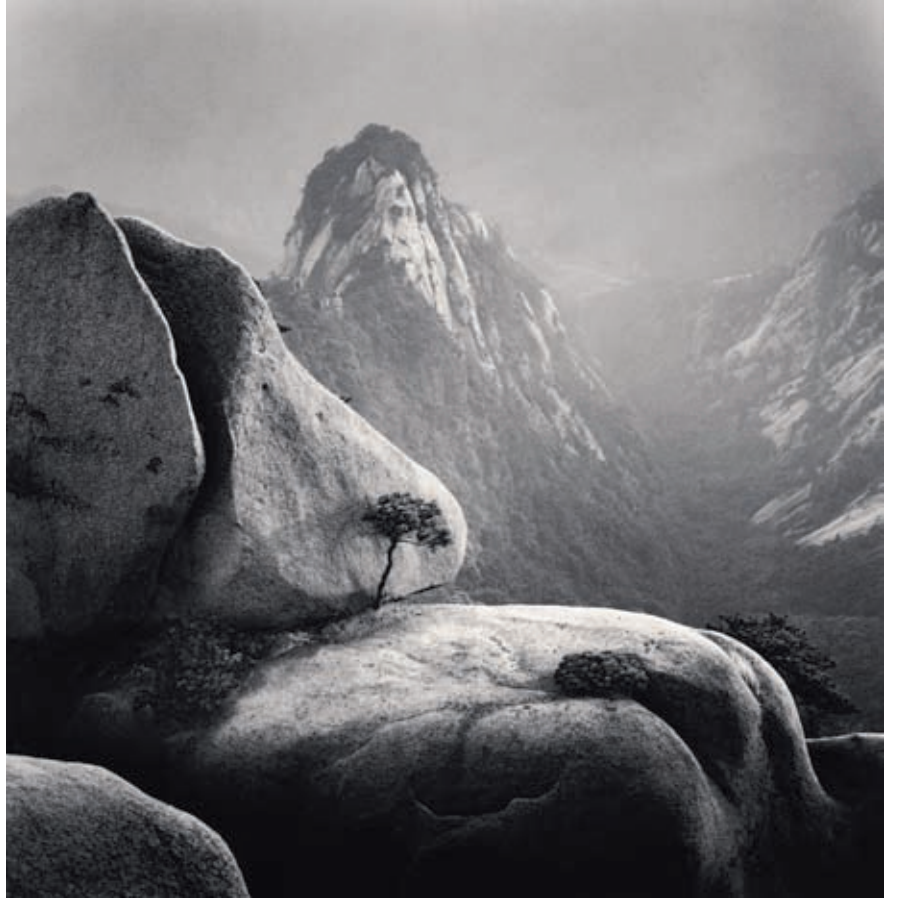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一直拍摄黑白照片？

我至今都坚持在传统暗房里冲洗照片，这对我来讲也是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日常所见的颜色太多，黑白两色反而能更直接地诠释这个世界。相对于彩照来说黑白照片要更为静谧神秘。黑白照片在影像呈现上的微妙之处在于，观者可以用主观的感受来完善画面。黑白照片很低调，却比彩色照片更为细腻柔和，也因而能在我们的视觉中停留得更为长久。当然我并不反对拍摄彩色照片，毕竟我曾是一名彩色照片冲印工，也曾出于商业目的进行彩照拍摄。拍摄黑白照片只是我的个人选择。

作为一名从业40多年的专业摄影师，你对年轻的摄影师有哪些建议？

永远不要满足于仅仅只是模仿他人，这注定会是一个死胡同。一个真正的摄影师在工作中会致力于探索自身，探索具有个人风格的视角，这是最基本的原则。另外，建议年轻摄影师不要过度关注摄影器材，因为对美的感悟、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共鸣、永远好奇永怀激情的心态都远远重要过我们手中的设备。

我去过的地方相对于辽阔的中国领土来说只是九牛一毛。中国是如此美丽，幅员又是如此辽阔，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拍摄、探索。



【左上一】天坛, 北京, 中国, 2008
【左上二】黄山, Study 42, 安徽, 中国, 2010
【右上图】黄山, Study 27, 安徽, 中国, 2009
【左下图】外滩, Study 1, 上海, 中国, 2011



《中国》摄影集收录了迈克尔·肯纳于2006年至2013年间在中国各地所拍摄的黑白摄影作品，其中不少新作更是首次出版，由人民邮电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发行。了解更多迈克尔·肯纳的作品，请访问：www.michaelkenna.net